

63

# 雷 雨

(四幕話劇)

曹 禺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册号 40 字数103,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5\frac{10}{16}$  插页 2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定价 (7)0.50元

## 序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晦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惱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曉得“宁靜”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忽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緒。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我很欽佩，有许多人肯費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說不尽的語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論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測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襲了 Euripides 的 Hippolytus 或 Phedre 的灵感。認真講，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窺探这些大师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晝的明朗。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讀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誰。也許在所謂“潛意識”的下层，我自己欺騙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僕隶一縷一縷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綫，織好了自己醜陋

的衣服，而否認這些褪了色（因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絲也還是主人家的。其實偷人家一點故事，幾段穿插，並不寒儉。同一件傳述，經過古今多少大手筆的揉搓塑抹，演為種種詩歌、戲劇、小說、傳奇，也很有些顯著的先例。然而如若我能綑起臉，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固然作者的偏愛總不容他這樣做）我會再說，我想不出執筆的時候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寫下《雷雨》，雖然明明曉得能描摹出來這幾位大師的道勁和瑰麗，哪怕是一抹，一點或一句呢，會是我無上的光彩。

我是一個不能冷靜的人，談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會例外。我愛《雷雨》如歡喜在溶冰後的春天，看一個活潑潑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躍，或如在粼粼的野塘邊偶然聽得一聲青蛙那樣的欣悅。我會呼出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靈感，給與我若何的興奮。我不會如心理學者立在一旁，靜觀小兒的舉止，也不能如試驗室的生物學家，運用理智的刀來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這些事情應該交與批評《雷雨》的人們。他們知道怎樣解剖論斷：哪樣就契合了戲劇的原則，哪樣就是背謬的。我對《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親撫慰自己的嬰兒那樣單純的喜悅，感到的是一團渾朴的生命之感。我沒有批評的冷靜頭腦，誠實也不容許我使用詭巧的言辭狡黠地袒護自己的作品；所以在這裡，一個天賜的表白的機會，我知道我不會說出什麼。這一年來批評《雷雨》的文章確實吓住了我，它們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識，令我深切地感

触自己的低能。我突然地發現它們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要明切得多。他們能一針一綫地寻出个原由，指出究竟，而我只有普遍地覺得不滿、不成熟。每次公演《雷雨》或者提到《雷雨》，我不由自己地感覺到一種侷促，一種不自在，彷彿是个拙笨的工徒，只图好歹做成了器皿，躲到壁落里，再也怕听得顧主們惡生地挑剔器皿上面花紋的醜惡。

我説过我不会説出什么来。这样的申述也許使关心我的友人們讀后少一些失望。屢次有人問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麼写的，这一类的問題。老实説，关于第一个，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經替我下了注釋，这些注釋有的我可以追認——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惡”——但是很奇怪，現在回忆起三十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應該用欺騙来炫耀自己的見地，我並沒有显明地意識着我是耍匡正、諷刺或攻击什麼。也許写到末了，隱隱彷彿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洩着被抑压的憤懣，抨击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兩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不可言喻的情緒。

与这样的情緒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圍。夏天是个煩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熱高高升起，天空郁結成一块燒紅了的鉄，人們不是恨便是愛，不是愛便是恨；一切

都走向極端，要如電如雷地轟轟地燒一場，中間不容易有一條折衷的路。代表這樣的性格是周蘩漪，是魯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於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協、緩沖、敷衍便是周朴園，以至於魯貴。但後者是前者的陰影，有了他們前者才顯得明亮。魯媽、四鳳、周沖是這明暗的間色，他們做成兩個極端的階梯。所以在《雷雨》的氛圍里，周蘩漪最顯得調和。她的生命燒到電火一樣地白熱，也有它一樣地短促。情感和境遇，相激成一朵艷麗的火花，當着火花消滅時，她的生機也頓時化為烏有。她的生命交織着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她擁有行為上許多的矛盾，但沒有一個矛盾不是極端的，“極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熱的氛圍里兩種自然的基調，劇情的調整多半以它為轉移。

在《雷雨》里的八個人物，我最早想出的，並且也較覺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沖。其他如四鳳，如朴園，如魯貴都曾在醞釀時給我些苦痛與欣慰，但成了形後反不給我多少滿意。（我這樣說並不說前兩個性格已有成功，我願特別提出來只是因為這兩種人抓住我的想像）。我歡喜看蘩漪這樣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貧弱的，我知道舞台上的她與我原來的企圖，有一種不可相信的參差。不過一個作者總是不自主地有些姑息，對於蘩漪我彷彿是個很熟的朋友，我慚愧不能畫出她一幅真實的象，近來頗盼望遇見一位有靈魂有技能的演員扮演她，交付給她血肉。我想她應該能動我的憐憫和尊敬，

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憐的女人的。我会原諒她，虽然她做了所謂“罪大惡極”的事情——抛弃了神聖的母親的天責。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見多少驚濤。（当然她們不是驚濤，她們多半沒有她的勇敢。）她們都在陰溝里討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熱情原是一片澆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罰她們枯干地生長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許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們变为乖戾，或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惡，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終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們这个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驚濤自然是值得贊美的。她有火熾的熱情，一顆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搏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熱燒瘋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憐憫与尊敬嗎？这总比關雞似的男子們为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有一个朋友告訴我：他迷上了驚濤，他說她的可愛不在她的“可愛”处，而在她的“不可愛”处。誠然，如若以尋常的尺來衡量她，她實在沒有幾分贏人歡喜的地方，不過聚許多所謂“可愛的”的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鑑別出她是最富於魅惑性的。這種魅惑不易為人解悟正如愛嚼薑片的才道出辛辣的好處。所以必需有一種明白驚濤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會覺得她駭人可怖。也許驚濤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銳。她是一柄

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創痕。她滿蓄着受着抑压的“力”，这阴鷲性的“力”怕是造成这个朋友着迷的緣故。爱这样的女人需有和她一样深沉的感情和性格，而周萍，一个情感和矛盾的奴隶，显然不是的。不过有人会問为什么她会爱这样一棵弱不禁风的草，这只好問她的命运，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中。

提起周冲，蘩漪的兒子。他也是我喜欢的人。我看过一次《雷雨》的公演，我很失望，那位演周冲的人有些輕視他的角色，他没有了解周冲，他只演到癡憨——那只是周冲的皮毛，而忽略他的精神。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他最無辜而他与四凤同样遭受了慘酷的结果。他藏在理想的堡壘里，他有許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了解他的周圍。一重一重的幻念繭似地縛住了他。他看不清社会，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們。他犯着年青人 Quixotic 病，有着一切青春发动期的青年对现实那样的隔离。他需要现实的鉄錘来一次又一次地敲醒他的夢：在喝药那一景，他才真認識了父亲的威权籠罩下的家庭；在魯貴家里，忍受着魯大海的侮慢，他才发现他和大海中間隔着一道不可填補的鴻溝；在末尾，蘩漪喚他出来阻止四凤与周萍逃奔的时候，他才看出他的母亲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而四凤也不是能与他在冬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白帆船向着無边的理想航駛去的伴侶。連續不断地失望糾



作他的脚，每次的失望都是一只尖利的錐，那是他应受的刑罰。他痛苦地感觉到现实的醜惡，一种幻灭的悲哀襲击他的心。这样的人即便不为殘酷的现实所毁灭，他早晚会被那綿綿不尽的渺茫的夢掩埋，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步。甚至在爱情里，他依然認不清真实。抓住他心的并不是四凤，或者任何美丽的女人。他爱的只是“爱”，一个抽象的观念，还是个渺茫的夢。所以当四凤不得已地說破了她同周萍的事，使他伤心的却不是因为四凤离弃了他，而是哀悼着一个美丽的夢的死亡。待到連母亲——那是十七岁的孩子的夢里幻化得最聪慧而慈祥的母亲，也这样醜惡地为着情爱痉挛地喊叫，他才澈头澈尾地感觉到现实的粗惡。他不能再活下去，他被人攻下了最后的堡壘，青春期的兒子对母亲的那一点憧憬。他于是整个死了他生活最宝贵的部分——那情感的激盪。以后那偶然的或者殘酷的肉体的死亡对他算不得痛苦，也許反是最适当的了結。其实，在生前他未始不隐隐觉得他是追求着一个不可及的理想。他在魯貴家里說过他白日的夢，那一段对着懵懵的四凤講的：“海，……天，……船，……光明，……快乐，”的話；（那也許是个無心的諷刺，他偏偏在那样地方津津地說着他最超脱的夢，那地方四週永远蒸发着腐穢的气息，瞎子們唱着唱不尽的春調，魯貴如淤水塘边的癩蛤蟆噁噁地噪着他的醜惡的生意經。）在四凤将和周萍同走的时候，他只說：（疑惑地，思考地）“我忽然发现……我覺得，……；

我好象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鬧。”于是他慷慨地讓四凤跟着周萍离弃了他。这不象一个爱人在申說，而是一个夢幻者探寻着自己。这样的超脱，無怪乎落在情热的火坑里的蘩漪是不能了解的了。

理想如一串一串的肥皂泡盪漾在他的眼前，一根现实的鉄針便輕輕地逐个点破。理想破灭时，生命也自然化成空影。周冲是这煩燥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夢。在《雷雨》郁热的氛圍里，他是个不調和的諧音，有了他，才襯出《雷雨》的明暗。他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覺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而周冲来去这样忽忽，这么一个可爱的生命偏偏簡短而痛楚地消逝，令我們情感要呼出：“这确是太殘忍的了。”

写《雷雨》的时候，我沒有想到我的戏会有人排演，但是为着讀者的方便，我用了很多的篇幅釋述每个人物的性格。如今呢，《雷雨》的演員們可以借此看出些輪廓。不过一个雕刻师总先摸清他的材料有哪些弱点，才知用起斧子时哪些地方該加謹慎，所以演員們也應該明了这几个角色的脆弱易碎的地方。这几个角色沒有一个是一具不漏的網，可以不用气力網起观众的称讚。譬如演魯貴的，他應該小心翼翼地做到“均匀”、“恰好”，不要小丑似的叫自己头上凸起了隆包，尻上长了尾巴，使他成了只是个可笑的怪物。演魯媽与四凤的應該懂得“节制”（但并不是說不用情感），不要叫自己

嘆起来成风車，哭起来如倒海；要知道过度的悲痛的刺激会使观众的神經痛苦疲倦，再缺乏气力来憐憫，而反之，沒有情感做柱石，一味在表面上下工夫更令人发生厌恶，所以应该有真情感。但是要学得怎样收敛运蓄着自己的精力，到了所謂“鉄燒到最热的时候再錘”，而每錘是要用尽了最内在的力量。尤其是在第四幕，四凤見着魯媽的当兒是最費斟酌的。两个人都需要多年演剧的經驗和熟練的技巧，要找着自己情感的焦点，然后依着它做基准来合理地調整自己成了有韻味的波紋，不要讓情感的狂风捲扫了自己的重心，忘却一举一动应有理性的根据和分寸。具体說来，我希望她們不要嘶声喊叫，不要重复地單調地哭泣。要知道这一景落眼淚的机会已經甚多，她們應該替观众的神經想一想，不应刺痛他們使他們感觉倦怠甚至于苦楚，她們最好能运用各种不同的技巧来表达一个單純的悲痛情緒。要抑压着一点，不要都發揮出来，如若必需有激烈的动作，請記住：“無声的音乐是更甜美”，思虑过后的节制或沉靜在舞台上更是为人所欣賞的。

周萍是最难演的，他的成功要看挑选的恰当。他的行为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而性格又是很复杂的。演他，小心不要單調；須設法这样充实他的性格，令我們得到一种真实感。还有，如若可能，我希望有个好演員，化开他的性格上一层云霧，起首便清清白白地給他几根簡單的綫条。先画出一个清楚的輪廓，再慢慢地細

描去。这样便井井有条，虽复杂而簡單，观众才不会落在霧里。演他的人要設法替他找同情（犹如演鬻鬻一样），不然到了后一幕便会攔了淺，行不开。周朴园的性格比較是容易捉摸的，他也有許多机会做戏，如喝药那一景，認魯媽的景，以及第四幕一人感到孤独寂寞的景，都应加一些思索（更要有思虑过的节制），才能演得深雋。魯大海自然要个硬性的人来演，口齿举动不要拖泥帶水，干干脆脆地做下去，他的成功更靠挑选的适宜。

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許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應該感謝穎如，和我的友人巴金（謝謝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細心校对和改正），孝曾，靳以他們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模样。在日本的，我應該感謝郭沫若先生，他为了鼓励后进，給《雷雨》的日譯本写了序。还應該感謝秋田雨雀先生，影山三郎君，靠了他們的热誠和努力，《雷雨》的日譯本才能出現，展开一片新天地。

末了，我将这本戏献給我的导师張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1936年1月，曹禺。

## 登場人物

周樸園——某煤矿公司董事长，五十五岁。

周蘩漪——其妻，三十五岁。

周萍——其前妻生子，年二十八。

周冲——蘩漪生子，年十七。

鲁贵——周宅僕人，年四十八。

鲁侍萍——其妻，某校女傭，年四十七。

鲁大海——侍萍前夫之子，煤矿工人，年二十七。

鲁四风——鲁贵与侍萍之女，年十八，周宅使女。

周宅僕人——僕人甲、僕人乙……老僕。

## 時間和地点

第一幕 夏天，鬱热的早晨。——周公館的客厅內。

第二幕 当天的下午。——景同第一幕。

第三幕 当天夜晚十时許。——在魯家一个小套間。

第四幕 当天半夜后。——景同第一幕。

## 第一幕

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厅里。左右侧各有一門，一通飯厅，一通書房，中間的門开着，隔一层鉄紗門，从紗門望出去，花园的树木綠蔭蔭的，听得見蟬叫声。右边一座太衣櫃，鋪着一張黃桌布，上面放着許多擺設。触目的是一張旧照片，很不調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右边壁炉上有一只鐘，牆上挂一幅油画。炉前有兩把圈椅。中間靠左的玻璃櫃里放滿了古玩。櫃前有一張小矮凳，左角摆一張长沙发，上面放着三四个緞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上放着烟具等物，台中偏右兩個小沙发同圓桌，桌上放着呂宋烟盒和扇子。

所有的帷幔都是嶄新的，家具非常潔淨，有金屬的地方都放着光彩。

鬱热逼人。屋中很气悶，外面沒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將要落暴雨的气氛。

开幕时，四风在靠中牆的长方桌旁，背着观众瀟灑，她不时地揩着臉上的汗。魯貴——她的父亲——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的銀烟具。

四凤約有十七八岁，臉上紅潤，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走起路来，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显明地在衣服底下顫动着。她穿一件旧的紡綢的褲子，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潔，举动活潑。經過兩年在周家的訓練，她說話很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她的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凌凌的眼睛能够很灵敏地轉动，也能敛一敛眉头，很庄严地注視着。她有大的嘴，嘴唇自然紅艳艳的，很寬，很厚，当着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嘴旁也显着一对笑渦。然而她面部整个輪廓是很庄重地显露着誠懇。她的面色不十分白，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絹揩着。她很爱笑，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但是她現在皺着眉头。

她的父亲——魯貴——約莫四十多岁的样子，神气萎縮，最令人注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腫眼皮。他的嘴唇，松弛地垂下来，和他眼下凹进去的黑圈，都表示着極端的肉慾放縱。他的身体較胖，面上的肌肉寬弛地不大劲，但也能很卑賤地諂笑着。和許多大家的僕人一样，他很懂事，尤其是很懂礼节。他的背略有点偻，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是”。他的眼睛銳利，常常貪婪地窺視着，如一只狼。他很能計算的。他穿的虽然华丽，但是不整齐。現在他用一条抹布擦着东西，脚下是他剛剛好的黄皮鞋。时而，他用自己的衣襟揩臉上的油汗。

**魯 貴 四凤！**

魯四凤裝做不听见，依然濾她的湯葯。

魯 貴 四凤！

魯四鳳（看了她父亲一眼）喝，真热。（走向右边的櫃旁，寻一把芭蕉扇搵着。）

魯 貴（望着她，停下工作）四凤，你听见了没有？

魯四鳳（冷冷地）干什么？爸。

魯 貴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魯四鳳 都知道了。

魯 貴（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只好抗议似地）妈的，这孩子！

魯四鳳（回过头来）您少说闲话吧！（挥扇，嘘出一口气）天气这样闷热，回头多半下雨。（忽然）老爷出门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没有？（到鲁贵面前，拿起一只皮鞋，不介意地）这是您擦的！这么随随便便抹了兩下——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

魯 貴（一把抢过鞋）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四凤，你听着，我再跟你说一遍，回头见着你妈，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

魯四鳳（不耐烦）听见了。

魯 貴 叫她想想，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还是她有眼力。

魯四鳳（轻蔑地）自然您有眼力啊！

魯 貴 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你在这兒周公館吃的好，喝的好，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晚上还是听她的话，回家睡觉。



魯四鳳 那倒不用告訴，媽自然会問的。

魯 貴 （得意）還有啦，錢，（貪婪地笑着）你手下也有不少錢啦！

魯四鳳 錢！？

魯 貴 這兩年的工錢，賞錢，（意有所指地）還有那零零碎碎的，他們……

魯四鳳 （不願意听他要說的話）那您不是一塊兩塊都要走了么？喝了，賭了。

魯 貴 你看，你看，你又急了，急什麼？我不跟你要錢。喂，我說，我說的是……（低聲）他……不是也不斷地塞給你錢花嗎？

魯四鳳 （驚訝）他？誰呀？

魯 貴 （索性說出來）大少爺。

魯四鳳 （紅了臉）誰說大少爺給我錢？爸爸，您別又癡瘋了，胡說亂道的。

魯 貴 好，好，好，沒有，沒有。反正這兩年你不是存點錢嗎？我不是跟你要錢，你放心。我說啊，等你媽來，把這些錢也給她瞧瞧，叫她也開開眼。

魯四鳳 哼，媽不象您，見錢就忘了命。（回到中間茶桌瀘葯。）

魯 貴 （坐在沙發上，得意地）錢不錢，你沒有你爸爸成嗎？要不到這兒周家大公館幫主兒，這兩年盡听你媽的話，你能每天吃着喝着，大熱天還穿得上小紡綢嗎？